

兩

朝

從

信

錄

兩朝從信錄序

臣懿典昔從史官後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充陳  
文憲請修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格不果

累朝業未竟洎

神廟登遐傳

光宗皇帝三旬遺澤薄海

悲號歷

肅宗皇帝七載賓天餘黎  
戀慕凡頌述盛美者諒  
已家擁貞珉人操椽筆  
而金匱石室之藏旣不  
輕下傳人間輒談襍家

之紀又渺可上參筆削  
求其編年無漏叙事有  
章燦然成一家言者迄  
未易得此其故何居少  
澤所聞朝家故實一憑

郎抄而省直流傳詳畧  
已異其它遺散益復無  
紀苟網羅或闕即曾萃  
不光其難一也取材欲  
博而義例欲簡多棄則

棖柂亦斷溝中賊存則瓦礫何當席上三長所重識莫先焉其難二也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可乙否朝伎暮賢自匪

持平折衷何繇顛若畫  
一其難三也而以語于  
兩朝則更有難焉者隱桓  
則彰定哀則微自孔氏  
著書不無避忌而今之

載列多屬生存即勇于  
筆而健于舌其能皆直  
達無婉轉乎此數年內  
良未易有成書沈生國  
元乃能殫見洽脊芟繁

舉要博采獨斷爲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人吳生

天泰以序請臣

自惟壯不如人討論之

志已付徃事復安能爲

是編重也一再辯則沈生固以請沈生先有  
皇明從信錄自洪永至萬  
曆稿創于辛酉歲刻竣  
于丁卯春已不距走四

方時璫談方張忌者幾  
借以行贊是秋生試浙  
闡感有異夢逾月而聞  
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錄  
堅志復爲是書因自言

其叙述洋洋纏惟斬徵信  
褒譏參伍不介臆私即  
或因方爲珪遇圓成璧  
猶之垂堂飄瓦不來褊  
心之怒虛船觸舷適同

無意之激其果若是則  
雖序之庸何傷昔陳東  
莞著通紀旣懸書累代  
我郡支司理著

永

昭兩陵史亦貴紙一時彼  
皆服官涉練退食餘閒  
詮次成編猶易爲力生  
雋才未售屈首治博士  
家言則其專勿如家固

富于牙籤尚未獲弁觀  
中秘盡讀左右史之紀  
則其籍勿如而筆冢研  
冗旋已脫稿且上下僅  
七載而簡帙過于前編

經營止二暮而淹悉有  
如舊業倘意在詳今斯  
無妨軼古抑心存體國  
不必若練都耶是編也  
行無論弁陳東莞支武

水方軌越駕即以備它  
日

國史可也觀者其毋以  
裨官而憇置且勿以典  
冊而求多云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  
學士陳懿典謹序

兩朝從信錄述意

首以年月爲提綱。而以事實條貫其中。俾覽者一徃了然。絕無分雜難稽之厭。一尊旨。凡事有彼此互執而不得歸一。一經

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中悉稱

諭誥勅制以重

絲綸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失。任議虛實。或就當身而罪露。或拆衆論而反觀。悉本

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凡在公奏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

鬯于言。如可法可傳。何敢字增句減。  
次則節摘。凡言可以覩指而竟其歸  
事。可以挈要而遺其散者。編中稍加  
刪訂。次則彙纂。凡軍國大事。如會議  
公奏。或各一議一疏。悉載則冗。遺漏  
則缺。故取其詳確不移之議。聚之一

章。以便查考。次則存信。如奏捷獻俘之類。要必的確于何日攻城克堡。于何處擒斬真夷。庶有分別。不然。浪誇戰勝。潤上首功。如海上之游踪。邊徼之弊習。何足盡聽也。次則是非。凡是非之昭然一定而不可易者。無須置

辨其或似是而實非。百非而一是。不  
憚剖陳以彰公道。次則達觀。世局如  
棋。原無定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  
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旣未能掩其瑕  
瑜。人自徵其奸惡。東隅桑榆。吉始吝  
終。在事者可默照。評論者可參觀。要

必不能驅蓋世以徇意。逐一節以求全也。故時違而結獨知之契。俗賞而抱衾影之慚。愴輿望者標風軌。犯衆怒者凜鑒戒。筆墨無私。隨人本等。甚勿以疵美而岐嗔喜見。即此錄不言。要必有能傳之于後世者。幸毋惑。次

則平論。如熊王之獄。重在  
封疆。言者雖紛。要必以司寇之讞爲  
鐵案。挺擊一事有。

神宗皇帝處分。情法兩全。進藥之人。  
票擬失當。葛藤不了。

宮未移。自應謹慎。旣移。適安其常。而

一時懷千秋萬世之慮者。急于持法。抱全倫彌釁之思者。曲于調停。以致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橫生功罪之疑。忽角玄黃之戰。人情不勝反覆。世道頓成嶮巇。試究竟靜思熟審。自有一至公至平。千停百當道理所在。當謂

然嘆穴鬪之非。室戈之慘。頃刻之間。  
和風唱而慶雲見矣。奈何其不然也。

子丑之際。令人有餘悲焉。次則缺疑。  
每閱邸報中。有妙絕奏章。一經抄報。  
人錄寫。手差百訛。讀不能竟。亦竟置  
之。良可恤也。次則採輯。凡稗官小乘。

野處塗歌。有則必謗。眞則必錄。次則就正。邸報差落。不能一一憶度。或是名公鉅筆。可以信手而更。或是后賢遇目。可以簡遺而改。無分遠近。祈郵致。

明教以便訂補。

秀水沈國元謹述

劉羽儀

陳際泰

張明弼

吳天泰

吳佩

周銓

周鏗

丘子旦

常 美

錢應金

孫耀祖

程于古

郭起鳳

劉斯陛

黃維藩

荆良

周立勲

朱 隆

余小星

甘禹符

王以範

周 華

吳思穆

柴獻可

項世平

呂三錫

周延濂

沈耀辰

程定國

沈 超

王 節

王一經

尹 任

夏金式

夏 璋

尹 衡

楊廷樞

李楷

沈榮

尤

淪

王徽

朱羽

顧夢麟

楊

奐

劉芳

朱廣

奇

鑑

于士前

支如增

陸圻

沈

蒨

沈中台

閻吉士

梅鴻中

沈

峻卿

唐元弼

唐元望

沈昭達

沈

期昌

夏之鼎

沈泰來

沈立基

沈

嗣駿

沈果邁

沈藻

溫以介

溫

儼

姚延啓

唐鐘曉

沈鑄

沈

鐸

包鴻達

沈濬

俞允懷

夏之璜

兩朝從信錄卷次目錄

一卷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八月

丙午

二卷

九月

丁未

三卷

十月

戊申

十一月

己酉

四卷

十二月

庚戌

五卷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 辛亥

二月 壬子

六卷

閏二月 癸丑

三月 甲寅

四月 乙卯

五月 丙辰

七卷

六月 丁巳

七月 戊午

八卷

八月 己未

九月 庚申

九卷

十月 辛酉

十一月 壬戌

十卷

十二月 癸亥

十一卷 壬戌 天啓二年

正月

甲子

十二卷

二月

乙丑

三月

丙寅

十三卷

四月

丁卯

五月

戊辰

十四卷

六月

己巳

七月

庚午

十五卷

八月 辛未

九月 壬申

十六卷

十月 癸酉

十一月 甲戌

十二月 乙亥

十七卷 癸亥 天曆三年

正月 丙子

二月 丁丑

三月 戊寅

十八卷

四月 己卯

五月 庚辰

六月 辛巳

十九卷

七月 壬午

八月 癸未

九月 甲申

二十卷

十月乙酉

閏十月丙戌

十一月丁亥

十二月戊子

二十一卷甲子天啓四年

正月己丑

二月庚寅

三月辛卯

二十二卷

四月壬辰

五月 癸巳

六月 甲午

二十三卷

七月 乙未

八月 丙申

九月 丁酉

十月 戊戌

二十四卷

十一月 己亥

十二月 庚子

二十五卷

乙丑

大啓五年

正月

辛丑

二月

壬寅

三月

癸卯

二十六卷

四月

甲辰

五月

乙巳

六月

丙午

二十七卷

七月

丁未

八月 戊申

九月 己酉

二十八卷

十月 庚戌

十一月 辛亥

十二月 壬子

二十九卷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癸丑

二月 甲寅

三月 乙卯

三十卷

四月丙辰

五月丁巳

六月戊午

閏六月己未

三十一卷

七月庚申

八月辛酉

九月壬戌

三十卷

十月癸亥

十一月甲子

十二月乙丑

三十三卷丁卯天啓七年

正月丙寅

二月丁卯

三月戊辰

三十四卷

四月己巳

五月庚午

六月 辛未

三十五卷

七月 壬申

八月 癸酉

目次

事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庚申八月丙午朔

後改為泰昌元年  
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  
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已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永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  
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彝憲。是訓是行。屬茲  
蒞祚之初。宜演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西酋來貢

時西酋上石鬼難，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秦，奏扶表印為爭，構家私之計。先是四十六年，未遑，因者表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上酋已到邊，而索費與其母忠，順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此緩，欲速致遲，將素之後，詐多端，恐上之羈旅不耐，或忿激揚棄，或開爭闘尤，歛苟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之防範不可不倍為嚴謹，貢南之連連，不必論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例聞納生貟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撻論士風至今日，方兢于貿，不以教化堤防之不止，今教化之地，即先繇賄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攘攘，人材不成人材，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韓

之

輔臣請復王禹駒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禹駒以出位賣奏，革職爲民。至是已六載矣。復已蒙解綱之仁，乃尚置未沐鷗環之召，故宰臣方從哲特為陳請，并及當日謹誤監生人等，得旨允准。

三月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避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月己酉，起廢官吏部奏曰：臣等伏諫

詔書內一欵，一建言廢棄，并嘗稅謹誤諸臣已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

銘沒身者吏部作速查閱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欽此廢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于溝中無復雲霄之望矣

明綸一頒，嵒穴生色，亦諸臣殊造清朝之盛事也。

臣部

仰奉

明詔盡用此諸賢于一朝，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窮岩沈晦姓名嘗不着聞，黃髮老成存否亦難具悉，倘其旣朽之骨復點啓事，大典爲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啓溷宸衷德意因而中格，則臣之所大恩也。再三躊躇，仰遵

明旨除事關

有分別

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沒，另本奏聞。外而建言詐誤，臣灼知的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序採訪，不出二兩月，而咨諫當無不盡，進用亦不相遠。凡施爲有序，貞關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

聖明疏上即下，用如流水，人如積薪，則浩蕩之恩于焉可廣，而師濟之美于焉立見矣。

防遼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俱二時人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蟲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諭偉之。

六日辛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斤遠嬖伎。

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慎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卽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輒如何擅行減撥。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節，并典禮等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俸糧，用之難減。周朝瑞這所要舉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

皇考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

御史張灝諭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頃聞

皇上于哀次中而許枚卜是

皇上于政本之單匱亦旣留心第未知閣臣方從哲奉行  
如何臣感恩錄用願效葵誠敢以卜之之說進蓋大聖立  
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國初爰立閣臣間從後辟乃  
今承訛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接引多出于知己此不知  
開端何日作俑何人沿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君

以欺謬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家  
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敏  
以給事中入黃毅愍薛文靖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  
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爲拘拘也臣雖不敢謂詞臣  
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遠不具論即如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票然而閣  
臣與中官相爲表裏一切破格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  
之上者中官曲爲擬之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  
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下

事尚可言哉，在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伺喜伺怒，乘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端在于此。今

聖天子即位，榷稅罷織造燒造並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發之內帑，種種嘉政日無虛報。此時中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閣臣洗心惕慮之時乎？第恐沿習既久，遂難更易，聞司監之欵洽，閣臣不過供閒禮而而閣臣之謙卑遜順，更爲過之。蓋繇閣臣起家翰林一路，淡薄直至進步黃扉，始爲潤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慾無剛，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長安嘲言詞林。

高麗子墨  
者不少

入閣謂之喫庶頭。夫庶，其族也。辭味也。入閣而旣嘗其甘，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咀嚼愈有味。飼有意氣妻子奪之所以含垢忍耻，寧死不去。但憑乞媚于中官，及不顧咷罵于人世。人之好修，誰不如我。表表藝院實聞有人，非敢謂繇詞林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目見沈一貫宋廢奸貪鄙瑣，漫無樹立，設意在習于清高，遠于風塵，盤錯未經紛華，易溺。一旦遭大投艱，不覺手忙脚亂。若外臣清議既重，糾察亦嚴，磨礪之久，頗多諳練。等到大位臨頭，時亦倦游思返，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閩之徑，儘可歸息，何必閣臣之兢之業之。始愉快而日仰中官之鼻息爲此一閣臣。

也。在外官處之爲宦成，在詞臣處之爲始進。夫宦成易捨，始進難割。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故今日之枚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過半矣。從哲獨相七年，人言頗多。臣方以枚卜事厚致望焉，姑不細舉以阻善念，俱乞

陛下而諭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臣，務于中外敘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推疏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收其舉力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熊廷弼以御史而用經畧入遼數月半，辯保全此亦近日

不拘資俸之一明驗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不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唯伴食，自處後輩，蓋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如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于人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救正，是奴齒之叛逆。

先帝釀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悞之也。蓋枚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而主張獨在閣臣。若閣臣肝腸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速不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哲開誠布公在此一時彌罪  
救過亦在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徇體面

聖明在上人言再及恐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  
之術如何必有孫丕揚之執持而去其悞有張居正之作  
用而去其驕或二人而衆妙俱備或幾人而才德相資務  
令集思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美政方新難待汲  
水于西江謀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幹者雅負救時之名羽  
儀既著難聽久臥于東山求之于野豈無直而有聲者幾  
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苦心不然  
此日推敲不精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詞臣貽笑謂外臣相

業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爲哉

臣言若激臣心欲

臣草疏畢忽接邸報見閣臣方從旨一疏乞亟備閣員

奉

三百四史  
繆雷沈演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悃方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帷幕主持匡勦所請閻貞准將先點閣臣二員允用還着吏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該部知道欽此夫先點原無内外之名再推又無兼用之旨然臣之忠不敢以旣奉

明綸遂寢不以告故乘間而畢其款款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垂察另

勅該部內外並舉施行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

十二日朝過仍照  
舊三六九日祝朝

造曆

議以明歲改泰昌  
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謨爲枚卜推舉疏曰臣謬叨幸此路蒙

皇上堯風解雨之澤，彈冠結綬之初，此真千載遭際，頂  
皇上御極以來，新政畢舉，而元氣通用，人行政皆下令流  
水之源，善言善行，有機決江河之勢。此又一時唐虞，但目  
今最突緊重大者，無踰卜相諭云：天子之職，在于諭相，又  
云相道得而天下理，則今日正。

皇上首論相臣之日，而亦相臣督發可爲之時也。臣稽徃  
牒見國運之否泰全繇相業之汚隆故畫一規隨蕭曹以  
之基漢謀斷相資協心輔政房杜姚宋以之造唐司馬光  
韓范富歐諸君子相繼登進而弼成慶曆平明之治殆至  
操莽進而炎運歇張九齡不與李林甫共容而唐室亂王

呂張蔡之流，深根固蒂，更迭起伏于宋，而宋祚衰。繇此觀之，相臣之關于人國何如，而可以草草議登庸也。頃奉明旨，速推枚卜，又思及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以煌煌天語，固夢卜之遐思，而無方之妙用也。諒當事諸臣，固不至恣胸臆以負。

明綸抑才，賢以辱大典，然臣之過慮與其成事而爭之後，孰若先事而慎之于前。臣竊妄意以爲今日之景象雖朝政改觀，而邊庭之匪茹正熾，雖茅茹繼登，而草埜之麟鳳尚多，則今日之議枚卜，必其望足以服衆，才足以濟時，學術足以匡時，而致主籌畫足以集思而獨斷者，中朝相

司馬而夷人爲之戒嚴韓范富甲兵而西賊爲之破膽今  
果有通國之輿論質之卿大夫而無間衆正之公評達之  
四海九州而無異議是亦服衆之類也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時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故事變之偶庸衆駭爲  
非常大任之投豪傑當之裕如今果有胸中見定彌天地  
而不惑眼底看真搖泰山而目不瞬是以衆人因著以知  
彰智者見形而察隱故李沆之進水旱預防侈心寇準之  
拔眼釘終嗟嗟牕撤桑未雨杜侮辱于下民曲突徙薪防  
焦爛于未見若夫我非堯舜不陳王前平生所學止此四  
事則致主之猷可知博聞強記尚友千秋周爰咨謀俯探

當代則集思之量可知矣。如此才品識力而又斷斷休休容賢利國兀化在手。一夕之精神實注必用調燮引躬四時之氣序贊襄無窮甚至都俞吁唏不違道而違君可否是非不信心而信理凡此皆偉哉名臣事業卓然大臣半獻也有一于此將見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獨天下治何太平之不可立致哉此言詞林之内朝野博求也若夫内外兼用尤不容已焉

國朝相業爛然彪炳者內固不乏外亦間出

國朝如楊士奇李賢張孚敬楊一清等皆以郎署起家一時表表此非

祖宗之故典而已事之明效乎如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耄焉寄移露于艸頭則以玩贅驕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能待旋歎河清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擲淪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眷斷空在在搜羅明明闡列係翰林者若而人係外廷者若而人共爲啓奏務求用則同用點則並點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其呈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鵠鵠平分又何覆餗之患哉繇此推之起廢亦大開周行均沾雨露勿執

偏見各秉虛心使上不虛賜環之恩而下無苦佩玦之  
歎不更稱新恩之盛事而熙隆之美觀哉臣一得之愚  
懇懃自效如此伏惟

聖明採納焉

九日甲寅袁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一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克仁義謂宜復  
相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跪入被降。

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國初所賜銀兩，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是後急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准給貯於京庫，每九月急用不許別項加借，有此則如承可減也。○楊鎬覆師，李如柏輸利地，李如楨如柏失機，劉國縉與萬大有、彭象乾犯律不服，皆當逮問正法者也。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鎬李如柏鄭之范劉國縉保舉之人，予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才以濟邊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

戶科李若珪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聞經筵慎枚卜

臺臣張滌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曰臣聞

先皇踐祚之初勵精圖治者二十餘年及後臨御日久漸積倦勤乃至升遐之日人心愛戴無易者則以

積累之德澤可懷也當日之威靈可憑也抑深居靜攝而聰明剛健之

聖質難蔽也。然而臣惜官爵，姦積財物，綏緩批答，天下之士，其頹廢于積弛積玩者亦不少矣。

皇上惄在青宮，純德有年，而龍光未耀，所習見習聞者皆

先皇倦勤之近事，非勵精之曾期今奉

遺命，承丕圖數月以來，用人才，下章疏，發內帑，撤稅釐，中外歡騰，軍民鼓舞，誠足以副

先皇付託之重銜

九廟靈長之福，即成康之美，不過此矣。臣躬逢盛際，敢無喜極而慮其後，須畢而繼以規乎？用是列爲十條，敬呈

清覽焉其一隆孝思

臣執筆事

先皇太后喪

臣嘗以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俯賜聽納宮中不解衰服

臣竊歎

先皇之孝古今之純孝也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皇上恩尤爲難忘

臣謹封前疏呈

覽伏乞

皇上下禮臣條其所宜着爲定禮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年之愛不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爲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至于

先皇崩逝，貴妃尚有數人，宜正其名位，均其恩澤，居處稱號，毋僭毋凌，愛其所親，孝子之心，諒應若此耳。其一日攝

聖躬者

登極之日，諸臣見

皇上睿質清弱，就不慮切心，儻惟恐有傷，切思保攝之道無如

親御講讀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豁，欣然入耳，不逆于心者，方稱妙選。繇是屏遠婦，時與周旋，畧朝謁之煩嚴，就啓談之款洽，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堅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機而不困盛德大業令名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導語曰時當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及其中有事賢哲馭驚不足適易世之際古稱艱鉅而晏然無驚亦值其時然也而謂今天下非有事之時哉臣考

先皇初年輔臣多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獨相累年可謂閼貞之極矣蓋緣

先皇恆于用舍之過或厭弃人才扼抑殆于中斷今之沉淪下僚者皆當年十相之地望也

先皇在日，曾點閣臣二貟

皇上愈允用者也。史繼僧被論新出，無復還之理。惟沈淮一人而已。餘速推七八員，臣以爲宜。不論資格，不拘内外，不限方隅。惟其學問足以成君德，識力足以擔世局，忠誠足以格主心，議論足以回虧聽者，兼才可以調甘苦之和，慎簡而信任。其于一德庶有濟乎。其一勤政事。臣聞古者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聽政，日晏而寢處。夫旣不勞形，敝精亦不廢弛政務，誠御世之準繩也。

皇上旬日以來，纔與輔臣一面耳。其餘大僚，不過循陞謁故事，批答雖速，延見尚稀。臣以爲臨軒之日，宜時御殿，召

輔臣卿寺，則訪以近日有何急務。科道諸臣，則訪以近日有何空言。四方差遣，面引奏事，亦訪以近日有何疾苦。尋常職掌，交相策勵，重大機宜，親賜裁決，必惜寸而惜分母。作勤而作怠，斯乃無叢脞之患矣。其一通言路臣與諸臣以言事。

先皇指摘不避乘輿，彈劾不憚權貴，可謂昌言之朝矣。故獲免多言之罪，而不獲幾一言之用。此臣下之利非君國之福。似乎以通爲塞者。

皇上初臨，羣臣以言事。

皇上者，孰不願効一得之愚？特恐

皇上以規爲墳耳所願

黜斥并

皇上法言謹言立賜免用以究其利之所暨即危言窺言亦無情批發以定其是之所歸使人各得言所欲言而言路以闢而通又使人擇言後言而言路以清而通也其一起廢并廢棄諸臣

皇上業諭銓臣分別起用銓臣亦云容臣容諭諸臣中有因

皇上青宮初起遇計而跡于顚激者有因

先皇曠使四出力爭而鄰于倨侮者有彈擊權要而招尤者有救護忠良並逐者有詿誤可原而全瑜難掩者有形

跡可疑而清議自存者，雖其才品不同，皆足備

聖明之錄用。其或有累經論列，清議難容，匿影潛形，窺伺朝典者，此輩即使長有丘壑，已爲厚幸。豈可濫厕名流，希

假

新寵，謂宜考其去國之情，繇參以平心之公論，毋以

影響而輕訾老成，亦毋以暴補而反空善類。總之以遺簪

故劍之愛，收鴻達龍見之英而已。其一振吏治，邇年已來，

更道穠而多端，人情競而鮮耻。風自下流，咎繇上作，考選

速者孰不厭遲而趨速，求高下者孰不避下而就高，遂使

苞苴竿牘，公然于白晝大都之中，賢者不能自免，其勢然

也。若使尚下一逞其才能，遷轉一叙以資俸顯，狹若此遷

謫亦然。正途若此。雜流亦然。顧非銓半私行。諸司共相振刷。而又以

皇上嚴旨申飭。欲以挽風會之流。莫繇矣。至于武職一途。狼狽特甚。人地莫問。賄賂是聞。將領何繇得人。邊境安能無事。所當一體申飭者也。其一謹閻寺。

太祖時。閻寺但備洒掃之役。今已極重。難返矣。惟是環侍不離左右。而曠喫必不可假借也。僕御各有紀綱。而政事必不可干預也。御幸必施恩數。而錢糧必不可破冒也。蓋此輩雖間有賢者。而君側每易于爲私暱之。則國或受其敝。而遠之。則彼亦稟其安。至于

聖旨口傳，何所憑據？恐以售借叢媚竈之奸，錢糧孝順成何名色？祇以開乞恩規利之實，在

先帝末年，幾至橫決。

新主當陽正觀，望意嚮以爲行止之時。若萌芽不翦，將滋夢難圖矣。其一嚴武備。

國家都會重地，惟恃一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其存者皆市井舖販，一旦有警，求其禦侮，必不得之數也。說者謂營兵不敢汰汰，則激而成變；不敢練練，時亦激變。然則不汰不練，遂可聽其無兵乎？一旦有警，又別求兵用之。而徒留營兵爲坐耗太倉之具乎？皆不通之論也。夫京營

其總也。摠之則十二萬，散之各營，則千百之衆也。總之能爲變，散之亦能爲變乎？其能爲變者，必其健悍者也。汰老弱，必先取其健悍者；健悍者，取則樂而用命矣。老弱者，能爲變乎？營兵糧薄，練久則慣，坐其計是矣。然今之練法，終日不輟，亦復何用？必使精好技，界弓矢，期于必中，刀槊期于必利，行陣步武，期于合度，金鼓旗旆，期于應節，毋徒虛衍故事，日日習之，歲以再舉，何憂于不熟乎？

先帝末年，習于情寡，士氣難振，若

新天子赫然震奮，文武大吏，各供其職，號令嚴明，賞罰必信，而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不憂其不爲，而憂其不可爲。未

之有也。其一固邊防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今亦極而微變之時矣。遼左特其先發者耳。故遼事決則各邊之謀寢。遼事不決則各邊之謀動。必然之勢也。臣切料各邊之勢宜以備爲正法。以欵爲權法。今

新天子振長策而馭宇宙。正華夷仰望之時。邇者犒賞之發已足以作士氣矣。更宜傳示虜酋。各安境保民。勿相侵犯。

先朝撫賞俱無虛減。以昭恩信。悉如

明詔。諸虜憚

新主之威靈。戀撫賞之厚利。必不敢動。而我出其全力。一

意于遼遼之事，則惟經略之。是聽而上下齊心，內外協力，以赴之。必兵馬鱗集于堡塞，糧餉輜輶于遠近，官屬足充任使，將領足備驅策，乃爲濟耳。蓋使經略而不足任也，則亟宜易其人。使經畧而必足任也，則不可掣其肘，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于經畧之才，尤不可不亟搜。至夫死生之患，人不可知，亦無可奈何者也。邇者經畧以病告中，外惶惶莫知領屬，倘此後病可尋愈，則臨敵非卸肩之時，自不得以身許。

社稷倘此後病果難支，則總戎非臥理之地，豈可以身累封疆，經畧之疏，自處甚明。廟堂所宜長慮也。臣聞漢文

令主賈誼效痛哭之危言。唐宗英后而魏徵列十漸之明戒。蓋忠臣愛君。寧言于未然而不中。毋寧言于已然而難挽也。况今日

宗廟社稷其責萃于

皇上之一身。其機決于

皇上之一日。故不揣愚昧。僭陳私悃。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

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十四日己未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曰

臣受

命以來仰窺我

皇上至仁浩蕩地厚天高大政流通風行日漸  
稅使下枚卜補大僚久視朝用科道俞冊立種種微懿莫  
可殫舉清寧宇宙立見于旬日間矣夫復何言第思堯舜  
之朝未始無都俞吁咈而文武之世且需于旦夕弱承况  
人臣生當不諱之朝自奮敢言之氣則曰直何所不可哉

蒙  
此題入即  
上啟舞之  
俞納可見

故未相機宜妄希披瀝設爲未必有之事過爲不然之  
防欲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疎堂陛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爲今之計  
人臣所當自靖者有二焉一曰嚴章奏之體曩因否塞日  
久諫啓龐襍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幾成鴟沸甚且鄙俚之  
談參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紫宸披靡至此國體大  
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况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乎  
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  
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滋射復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  
九重之上萬機之暇一覽無餘不思而得則聽者樂聽言

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疏詳  
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相值泛而略之  
爲支強而聒之爲躁言不繇衷何以聳聽今批答及時對  
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  
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  
寧就事而修達意之辭勿恣意而飾不情之說大抵言期  
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事不必附清流使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者下  
之所以承上也至若

聖明在上原無籍于人言而進言者未已也豈爲嘵嘵哉  
蓋臺諫職言司馬職兵司寇職刑不言則不職是有不敢  
不言之責且數年壅結一旦遭逢三咨題留奮庸百年希  
遇曠典是當不得不言之時也此而不濯腸浣肺歛可替  
否縱

聖度包涵可託緘嘿而清夜捫心何堪愧汚是又操不容  
不言之心于是不得已而有言于

主德清明之際欲益濟其清明于

朝政弊美之時欲益臻其粹美本將順也未免推廣其端  
未宣揚也乃至預杜其萌則獻言之心獨苦矣故體下之

心茹納之所望于

當守者亦有二焉

人君其尊則天其明則日其喜則和風淑雨其怒則震霆  
迅雷故以艸堦視明廷則言難以庸職視

聖主則言更難即形之章廣欲言者十不得其七倘使之  
而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今

皇上勵精聿始圖治正殷方且臨仰目親召對日舉  
尊嚴之下少有逆耳誰不神憊而意沮乎且

溫旨而詢

和顏而受固受言之第一義矣是

陛下之威宜睿也。督設鐸建鼓，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成大智。故人有僉瑕，言豈無醇駁。惟于數十疏而得一疏，即爲可采之葑菲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所不可聽以示山澤之虛。則感荷帡幪者爭効涓埃，衆思所集不既多乎。是兼收之益，空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上無遺聽而後下無擇言。

明良喜起風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臣際會明時，不恣自負。因獻一得之愚，而陳其悃欵如此。惟

陛下留神奉

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着該部知道、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文書房王體乾恭捧  
聖諭到閣云、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勞煩、明  
年先開講學、冊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  
舉行、特諭卿知欽此臣、捧誦之餘、即宜遵

諭傳示、已復思之、自古帝王爲宗社大計、莫不以建儲爲  
首務、頃

皇上即位之初、首先禮部之請、臣民莫不以爲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茲奉

明諭臣不勝驚惶無措考

祖宗朝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纔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  
日者前萬曆四十三年

先帝召羣臣于時元孫在側竊見丰采岐嶷已偉然  
有成人之度何至今日而猶云氣體清弱不奈勞煩且已

前次奉

旨明以遵奉

遺詔爲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誰不聞且見之。赫赫王言。倏然反汗。豈所以承先志而示天下信耶。况禫服之制。在民間爲二十七月。在

朝爲二十七日。該部取擇九月初九日之吉。已去釋服半月有餘。正與前日之旨今日之諭兩相符合。其當允行無疑。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

明綸不可不信。仍照前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下以答薄海臣民之望乃

國家幸甚士庶幸甚欽奉

聖諭臣謹藏之閣中不敢宣揚于外徒使人心生一番驚疑諸司增一番奏擾致我

皇上靜攝之中又增一番煩瀆也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鮮

玄鮮疏救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關奏擾逞臆沽名市恩賣直銅繫高  
皆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髮鬚如霜齒因哀怨  
天日慘淡行道淚下至是王總漕請宥之其疏寫切深  
快內稱

上尊號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帝昔王有無疆之大烈飭華以降代著鴻名商漢以還益隆尊號匪獨嗣主對越顯揚之至意亦臣民報功崇德之常經也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格神明仁兼佐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久道化成執勉勉之周綱解恢恢之殷綱用能使吏稱民安府脩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弗搖膺曆數于四十八年永祚胤于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名者矣不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顧示寡昧嗣纂丕基屬訪

落之在茲、豈覩揚之敢後、然而冲人永慕、難摹  
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其識乾坤之大、欲傳  
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周極、欽哉故諱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

欽典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特召革回  
高朱國祚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臣已點用了，其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擬來行，特諭卿知。

十八日癸亥，楊璉奏四事

四者皆裨  
之大要不  
可不存焉  
謀明者也

禮科署事楊璉申明禮制疏曰：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謗之朝，知無不言，我

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盛，不敢輕瀆仰混。

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咸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以佐邦禮之墜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督勦章丁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十戈搶攘之時尚能彈治諫謹肅清主

列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于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擦、往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

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穀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憲典參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  
行如仍前違玩誼譁不成體統密臣等據實指參痛加懲

創其儀仗所設傘扇旌幢等項以照臨百官急宜酌會  
改制以煥觀瞻至于開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舉行以防  
疎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震懼其于新政不無小補矣

一曰通

祖宗遺制有御殿視朝而外有午門御門之儀凡機  
安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詢詳慎不特傳旨判  
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門從事者分掌答應皆得咫尺  
天顏躬承揚推所以人無不得効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  
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  
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領問謫辱縕絰甚有奏事移日

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

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竊。諸司牘掌最宜。宜問一有宣問。即使恪恭今

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臣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

奏對之時。恩垂垂間。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特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

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帑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奴酋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狡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凡前悉稱料理以寃

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擔荷苟且延挨有負封疆切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幾情諒知儆職守無曠臣等職在言路遭逢

聖明自必不爲朱雲折檻之直搘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

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而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脉。脈流鬯此尤新政之要務也。一日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于自決，臣子之節也。斥陝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凡舉世所號爲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弃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貶私狼籍，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寃斧鑽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寃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闕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遷，或巡行省方而竟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無政體，伏乞

勑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追蹤，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極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空處者處，空去者去，幸無概從格套，曲賜勉留，往日庶位單虛，人但謂

先帝有辨事之臣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况于奏對尤貴疏明旨意。晉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艸而囁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

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闈。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攬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捉風捕影。若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推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每人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據其大要其應舉勘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持異而人

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上方弘止釐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而先爲。

皇上告，并爲羣臣告也。以上四款，臣苟日疚心，爲日久矣。幸茲。

朝政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爲申諧，倘能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

不繇于此。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大傳兼太子少傳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峻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之光華號繼易名永萬世之垂辭宜盡制隆一人之孝稱天而薦率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軌行體健精收明作之功保太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道

天祇若而裁成歸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卑  
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  
蘊智臨無方發言盈廷戒否靡遺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陬  
畢屬其情形哲莫大焉謀不邇詢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  
窺瞷以靖紛懃干紀之誅有重持而無錯介肅莫凜焉藏  
納闕沈不以櫻鱗而動聲色踐脩純密不以清燕而輟箴  
圖大以成裕敦之至也豐裕自如無宮室游畋之好綱紀  
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憲章則標  
高皇之宸薄表

光文

銘齋頭歲省已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安攘則經堡塞之欵封遏外藩之侵軼武定則翦鴟張于川播殄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厥聞不墮大定武功不謂是乎緩刑宥過囚扉無寃濫之嗟發賑蠲租祲歲拯流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茂以加矣崇居離門之極位而

兩宮賓天備奉胤思嬰服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孺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之崇隆總屬輝光之著蓋惟昭明厥德貌中闡而外揚以故章變有成用安人而立政詢哉優游聖朝而克闢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參稽令辟堯舜運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贊惟顯之天尤期顯行前儒且載軌跡可遵有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述繼粵自冲齡嗣服迨夫天化觀成襲德澤于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爲之益深繼精明于

世祖而以深仁固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烈觀光臻日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返百五而獨起稱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

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祇協彞章。求光宗裕。臣等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命送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奉

聖旨是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宣陰教生而儼體沒則同尊粵有常典未之或改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闔彞贊成化理子惠萬方發祥千載朕自恭歲仰荷恩勤稟睿訓以保明

體宸慈而調護德莫大焉不幸

先考上升曾尊養之勿逮興言風木深疚於衷欲展孝思  
宏遵故典頃我

皇考雖定有謚號而備禮樂美恭薦鴻稱尚有

先朝之成憲今將補葬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  
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皇帝敕諭禮部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繇  
因心之孝莫解於衷亦以不置之恩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遡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宮旣莫親於溫  
靖今居禮幄徒有痛於懷捲欲伸罔極之恩惟有肇稱平  
反禮昔我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榮淑妃尊謚曰孝恪淵純慈  
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附葬

永陵達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  
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  
詳議來聞欽哉故諭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東宮

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上方和公書恭惟老先生潤  
下數載端揆一生事業中分已有清評史冊自垂定論  
誠等固不敢拾些條以附忠告亦不敢絕細務以分論  
思惟是日下人情惶惶所欲一伸事于閣下而閣下亦  
決不得不操心慮患獨肩其任者有謂謾  
聖躬一事而已職等請竟其說而閣下試吾聽焉切念  
先帝英明神斷度越千古凡所以慈愛  
今皇帝者雖諸臣矣

天子閨庭實

先帝主神器于宮序故彌留時獨以

遺旨昭然朝野共知邇聞  
今皇帝託重閣下

聖體稍稍違和而閣下問安之疏亦屢上矣。

今皇帝毓德青宮志氣清明精神強固從未聞有纖芥  
之疾也今御極甫新即用行政未免煩勞而左右起居必當防  
慎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不  
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慙忽失陳慎于初

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淸官閭之隱姦，以負  
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方今國是，槩歎養養瘞，倘閭下  
謂鋪張過當，務爲老成鎮靜之說，則情倪監口難防，恐  
事關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閭下首尾兩端，晏然一出  
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胆願，閣下熟思之也。職愚  
官卑言輕，妄爲閣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旦晚冊立，東宮斷不必執九月初九之成命，庶  
國本早定，宮妬潛消。我

皇上暗此大典，半典形神交競，如河如陵，萬年永壽，豈  
僅僅勿藥之喜哉？而閭下蒐羅經論，稽考中外，照耀史  
編，桑榆之欵諒闇，下決無容爲此矣。職朝肅儀世等因  
讀皇上恩詔，謹引諸人直言無隱之例，奉告閭下。推祈裁  
奪。

宗社幸甚，職等幸甚。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謹揭十月十六日，職謬從諸人老  
先生疏候

萬安傳來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

到  
此一開此責不勝憂惶推明主以若言爲藥忠臣以  
剖心見志頃聖體眩暈四肢軟弱至不能動履是何困危是何急迫  
傳聞聖躬不安實以御醫不得其人用藥太乖所致事係  
宮闈中有意無意職不敢知惟是皇上一身乃

天地

初宗之所托重四海九州之所係命當此疇和之間爲  
人臣子自安萬分敬慎可于溫涼補泄之間漫不究心  
而輕試于君父之藥耶所幸二三元老會議悰惄慨矢志

皇天后土

二祖先帝在天之靈式臨之恭摶  
聖諭有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之甫今靜聽二日竊  
寐思維何以即安且  
聖諭中有知道了三字

皇上睿哲天授職固朴  
皇上必知之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夫亦如

橫管

西立

卓識  
寧心慮在  
老

初申時

宮之不可斯須緩乎。夫亦知皇長子必不可不速移。危蕭牆之多隱憂，一人孤立下情不得上達，爲亂安危之大本大原乎？故欲安聖躬，則以亟請召見，擇鑒爲第一義。欲安以速行冊立，速移慈慶宮爲第一義。藉口聖心方在靜攝，不宜驟陳。然昏定晨省孝子所以事親，排闥直諫古人所以決壅。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俱安。諫二三元老精忠報主，必有卓識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者。防微杜漸，使宵小知外庭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幾也。大臣苟有利社稷，从生以之職。犬馬微誠，即欲具疏奏聞，然祖宗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敬據愚見，伏候高明審處。若曰：畏罪不言，則義之所不敢出也。謹揭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曰：臣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徭，借資民力，而剝民者則滋甚乘障

貪官汚吏

醜成連惠

而卒互貽

害中原莫

可捉止追

營禍首則

利參帑通

吳虧者可

勝誅哉

守隧借資軍力而剝軍者則滋甚軍民兩困而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費官爲甚所以用費官者則事例爲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爲甚所以用債帥者則文職爲之開竇也自東事議倘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費官此與自取何異

堂堂

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么麼階爲民害臣不

願

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

皇上以撤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切事例悉爲停止。庶民生不窮促，海內猶可爲也。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砂礪所恃者，將領得人，恤寒憇苦，猶可得其一臂之力耳。乃官之得也，以貸而取之，聽其償也，寧不以剝而填之。故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道路，積功累勞，未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一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資，庸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人既列，又勒其數以指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

信乎哉又不願

聖朝有此相煎之敝習也伏乞

皇上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將帥得人邊鄙不俱危也不  
然仍而不變邊隙日生其于國又何利哉至于遼東一事  
天下視此安危故遼左安天下亦安遼左不安天下眷眷  
動矣今之羽檄徵兵飛芻輓殺水陸兼輸召募並用者悉  
爲遼也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  
何進守者纔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又  
使期年而守鈇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  
奠綏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秋潦易盡此立聲之術耳夫遼雖危也比冒墳之危何如奴雖強也比虞允采石之敵又何如如必十八萬而後有功爲元宋久矣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急簡素望之臣可任遼事者四五人預呈睿覽分別之部內爲贊襄之助外爲不測之需一旦有急猶可取資左右不致張惶而失措也不然疆場重寄祇此一人之身豈萬全之慮哉臣區區鄙見不勝社稷之憂爲此曲突徙薪之計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

此舉亦不得輕當  
病時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機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臻勿  
藥之効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  
服藥有効爲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上策蓋慾寡心清元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  
害及不可言矣臣一念犬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

餉司楊嗣昌奏曰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誤題於義不敢規避除一面星馳詣

闕外臣于四十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臣惟

聖諭一則曰屢有明旨着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行盡心料理以致部庫匱乏顯是各官坐視不理漫不經心而終之曰其各省直拖欠等項銀兩便差官立限守催

解部應用，欽此，仰見

聖心于臣部匱乏，孜孜鑒憲，若謂差官一出，當有勝于撫

按等官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

撫按等官。臣入境初，檄其定催餉三專，移會撫按衙門，新

餉數日爲一事，內庫本折爲一事，舊欠京邊爲一事，詳其

完欠名數，第其緩急輕重，一時撫按諸臣，幸同心力檄下

催徵，刻期完解，有不待臣詞之畢者。臣身離地方，復于吳

山駢陸續分發各府州縣催償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行

查取新舊已完數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明揭帖，以備

回部之日進呈

御覽甫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已完，臣即親具揭帖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此不過奉宣一紙。

王言稍醒闇闇耳目，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徵，地方之官有此不敢後之功令耳。臣誠仰負

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爲時已久，江南則歷應太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臣審聽徐觀殷憂滿腹，非職所當言，而不敢言者。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少根樹皮，至蘆葦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

于豆箕麥桺北渡江後灶戶之捨食稍飢民之捨漕糧所  
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  
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沟洫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  
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  
肆幾于罷市小民垂索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  
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  
法一時扑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在心腹矣臣爲催餉  
之官非敢爲地方博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  
恃只謂蓋藏頗厚爲

朝廷之外府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習情無改于奇

婦物力日趨于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定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者幾希矣臣謂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抑且顧瞻間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隨地講求自當幹辦以足食足民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臣部臣部索之地方百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爲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可雪臣謹因催飭  
舉其大端伏乞

聖明垂察

定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惠桂  
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旨傳諭着  
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已已

御史王遠宜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  
綜核吏治而總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訛兩端蓋每郡每邑  
俱有正賦而一錢一穀皆民脂膏若苛罰侵擾是小民片  
詞之受祇爲官胥叢索之資耳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扎淮安往來津閘間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璉奏曰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  
三親友猶爲覓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相責逐更求瑞士不  
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而漠不經心聽之造化而不爲  
設法何況臣子之於

君父頃有所顧忌而不灑血披心以告者哉

皇上繼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兼以禮節勞煩，且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疴宿積之病也。乃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官門問安，旋未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履動之語。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十七日大選，有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敬問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由，乃知外庭所言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sub>是</sub>用藥差悞所致。臣等恨

不得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自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蒙昨

召見大臣親問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因頃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

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  
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煢煢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  
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剝遂不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布以掩外庭攻摘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間用藥誤事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偏洩補倒置若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葷粉不足償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尙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社稷有靈人民祝頌

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至

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昇者懇發司禮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始知

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

皇上暫輶橈移沉心靜揖但隨意隨時召

皇太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養天性之真和又擇一二通書大義內臣時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

可喜之事。以清

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

天保定之矣。唯

皇上採納。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于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借之端一開。希覬之念未止。請爲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禮之上尊稱告  
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碍或以往日之恩當酌耶今日之情難已耶  
當年主鬯未定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  
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上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  
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貴妃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君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宜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

當年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心。不可  
萌之妄念哉。故鄭菴性前日之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安  
其分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院。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  
啓請。御無相攬。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當若大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沾渥。  
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容。亦願

詔旨無所輕發。閭臣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慮。要以愛

同朝行錄卷之二  
皇上保民社稷之身并愛及于孫萬世相守之禮耳它固有所不知也。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楨韓爌充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凭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連  
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賄

天顏耳聆

天語慄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爲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第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

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中外。則選侍之卦，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巡餉御史萬崇德上言：臣惟遠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乞，欲盡田中耒耜，停閭俱空。惟附近之村屯，恃兵馬之枚集，按時播種，幾幸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爲虐，少木盡枯無穀，則民歸食杼腹立斃，無少則馬腹絕食，斷芻即倒，援手雖資外濟，海運終慮艱難。况運貯無幾，其何能濟。

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餽色兵有離心內苦倒懸之莫解外  
苦攻掠之莫捗此時即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  
亦何救于危遼之數哉在廷諸臣鯁鰐據譏無不謂計欲  
救危遼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偹糧餉蓋  
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糧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  
侍郎李一本爲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怨恩截留  
糟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  
閒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尚多可慮也近  
讀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奴賊狎境簡兵秣馬以施訓  
練之方豈復窖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二百

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飼司單崇議請召買米豆六十萬石。今遼旣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爲數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石而止。今勢急炎暑無可爲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失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遼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發利反倍之。軍必樂從實出兩便。故謂之漕可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亟勉從事。乃克有畧然餉以贍

軍、而舟以運餉有纍纍之米豆必借纍纍之船隻、開寧前  
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礁、體既堅固、價  
亦省便、板木不難于構求、工匠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  
木匠、厚其廩餉、相機以造、又募善占風訊之長年、以便其  
擇駕、麻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班隻果如臣議  
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  
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寔爲玩慢、倘別有效尤、違事去矣、  
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逗遛、慢撻、因容  
臣查的該道每官另行參處外、臣謹同督餉侍郎李具疏  
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

便於截留過此津頭須煩轉挽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爲復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

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俟按臣查勘明白發賑以濟庶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釜之魂且暮  
閣下臣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于危遠未必無補哉

二十七日壬申

以李鴻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

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

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入行政諸事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嘆帑金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酋之胆而壯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

聖筭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

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湧貴、加以旱荒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丁得六兩、于銀不爲不多、而此六兩者、糧米總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下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况無市處、日膳日貴、已不能支撑眼下、如何挨過冬春、不出數月、遼必無民、無民安能有兵、無兵無兵、雖積金如山、何所用之、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爲今之計、急哉、漕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速至本處、令河西河東一體分給、

本  
色

阿  
傳

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獲，再行區處。  
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頃徵調各兵皆以春間起程，夏  
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瘦形，大類病鶴，不惟無堅甲，乃更  
無寸縷。久戍客兵，大率類是。轉盼寒冬，餓死之餘，又將凍  
死。  
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該部令廉幹司官作  
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  
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車雜役亦量加賑卹。庶挾續  
之惠行而眾革之忠見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  
臣聞奴  
酋殘極驕極，勢不能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

禁  
塞

同上  
煖乃可以待寒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畧策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旣溫且飽矣而不能一戰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敕下戶部令拔漕糧二十萬石接濟啼飢再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救彌寒鼓人心而壯敵氣在此舉矣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用屯以樂民業何專主兵何專主屯庶幾有備新撫臣表應奏自

能辦此摠

明主一伸儻之而已矣

追奴酋于瓦溝

防邊

延綏摠兵蕭如蕭報曰：「癸卯吉能屢謀調兵，韓言捨黃  
裡其實陰懷異志，長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  
零竊，今乘兵祭旗，乘我徵調空虛，狡焉鳴鑼，蠢動爲  
兵端。今報稱夷地爭，猶彼北起嘆當此秋高馬壯，惟所欲  
爲，在我內地，時不可玩。」先年吉能有丹太虎娘子所養  
外甥女姪不言者，先許婚，延綏使牧火落赤男麻記  
台吉爲妻，後太虎娘子病故，吉能將外甥女改婚與河  
東額義王下轄車小頭目爾留拓不能長男小拓不能  
爲妻，比爾留拓不低帶領妻小，賜帶筵席及牛羊在東  
洛明愛台吉帳內，與本酋女譚姐火落赤開設，憤恨暗  
使長男抄胡兄把禿兄帶領部落二三百騎，夤夜擒爾  
留拓不能男小拓不能，回稟明愛知覺帶領二三百騎

外甥女即  
所生次女  
明愛台吉

向落赤索報知，吉能又差第三兒子并吸喇麻僧大小  
台吉席會把禿兒等帶領都落前去討山火落赤堅執  
不與，又有爾留拓不能聞得伊力火落赤捉去，即帶部  
落兵馬往吉征帳內坐要伊力，如不允還必要動兵廝  
殺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貢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  
竝吉典以慰

聖豫

上因傾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劄。○是日李可灼進藥